

# 吴凯：如何从中医药海外传播中 “看见西方”？(下)

仍对中药持有刻板印象。

云南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地开展的实地调查发现，许多西方国家的中医研究者和中医师并不是对中国传统中医进行简单的“复制”和“粘贴”，而是让中医与当地环境适应或与不同领域碰撞，由此产生了大量创造与创新。

研究过程也让我们们的认知得到扩展：从“中医西传”——认为中医是由中国人向西方传播的，到“中医西学”——认为中医是由西方人主动学习的，再到“中医西创”——认为中医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当地人的创新和创造。

这其中有些器物的创新，如苏烈制作的金针、18世纪开始研制的电针以及在欧美广泛使用的艾灸勺等；有知识的创新，如法国的耳针结合了西方反射疗法进行针灸治疗，这一疗法在20世纪50年代传入并影响中国。还有社会结构创新，苏烈创办了法国最早的针灸学校，满福利(Felix Mann)1958年在伦敦西区开设英国最早的针灸诊室，华思礼1960年创立了英国最

早的针灸学校。

中医药在西方的传播甚至推动了艺术的创新。英国人彼得·法尔布雷斯(Peter Firebrace)将中医和蓝调音乐相结合，创作了一系列诙谐幽默又便于记忆中医知识的蓝调音乐。我在美国访问时，一些学校和诊所的张贴栏上随处可见中医的相关漫画，这应可缓解患者或者新生对陌生医疗的“文化休克”。在西班牙，有一所中医学校将汉字“天”和风水等传统理念作为设计其校舍的灵感来源。

还有一点比较有趣，西方的中医师会利用针灸为宠物进行治疗，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比较罕见。

**中新社记者：云南中医药大学为何重点研究“中医人类学”？目前有哪些重要研究成果？**

吴凯：人类学产生于西方，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当这门学问传到中国，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主要用其研究中国乡村、民族等，却很少用于研究西方社会。

目前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人类学中“中医西学”的研究涉及的是西方社会，而

研究手段是人类学。中医人类学给了我们“看见西方”的切入点，即对西方社会中医元素形态的研究。同时，该学科也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升互惠、互信的机会。

云南中医药大学于2012年创立“中医人类学”重点学科，并于2018年在中医学下自主设置中医人类学硕士点。学校共有20余人次先后赴法国、英国、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为期3年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并对调查点定期回访。

最大的研究成果，还要数坐落于校内的中医西学博物馆。得益于学校多年来的推动和支持，旅法学者贺霆教授带领团队的实地收集整理以及世界各地的慷慨捐赠，除了苏烈、腊味爱(Jacques-André Lavier)等中医西学大家的专廊，博物馆的藏品还包括来自西欧、北美国家的近3000件实物、照片、文献，还有超过150小时的音像资料，较完整、深入地展示了西学本土化中医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研究中医药海外**

**传播，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有哪些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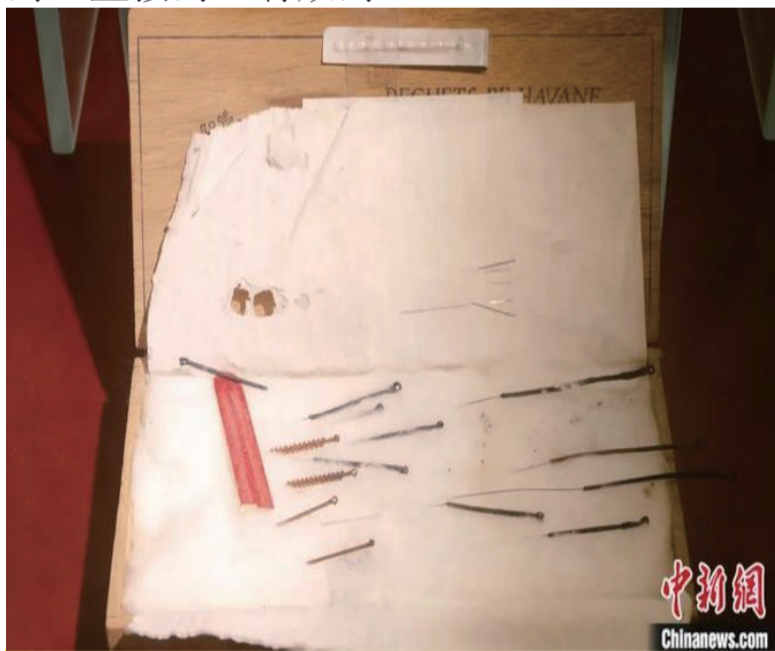
吴凯：中医药走向海外之后，将西方医学中所缺少的“治未病”“养生”等理念带入世界医学体系之中，对推动世界医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海外的中医研究者和中医师们在对中医的使用、传播过程中，向海外民众很好地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本土化”后的中国文化更适应当地民众的口味、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由于传播者与接受者均属同一社会，也不会引起“文化冲突”。通过热爱、精通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西方人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种主动的、直接的、有效的

传播方式。

我们在与海外中医人交流时，他们大部分人表达出希望到中医的发祥地看一看的愿望。除了中医文化，他们还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古汉字、天文、易经等传统文化。可以说，共同研究中医，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同时，中医药海外传播也是一面“镜子”，在研究“镜子”的同时也能够“反观”我们自己。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中医到底是什么，中医在世界上的定位是怎样的。这对于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十分重要。(完)



中医西学博物馆内展出的腊味爱教导学生制作的针灸针。  
中新社记者 李嘉娴 摄